

## 為自己開一扇窗子

佚名

有人為自己的生活環境而憤慨，終日氣惱。  
也有人為自己坎坷的命運怨嘆，終日憂愁。

還有人覺得自己是世上身陷不幸的人，所以懶得跟人說話，懶得臉上出現笑容，懶得去關心別人；彷彿要把自己封錮在一間密不通風、黑暗的石室中。  
這種自囚方式是很危險的。

因為現代畢竟沒有很多俠客去石室救人。

而且我們也不是王子和公主，也不是員外和官爺，所以一個人應該及早的為自己打開一扇窗子，越大越好；那時候心靈不但能自由，同時也容易和外界起共鳴。

開這扇窗子的先決條件是「誠懇」，我們要把誠懇當作玻璃擦拭得乾乾淨淨，一塵不染，讓別人能把我們的裡外作一番徹底的透視，瞭解這是一處可以存在友誼的地方，我們便會有了關懷的晤談，開朗的歡笑，到時候石室的囚卒一孤獨，也會嚇得走遠了。

窗子既然打開了，自己就要站到窗前來，讓別人從頭到腳看清楚。

自認為歌唱得好的，可以高歌一曲。

自認為拳腳俐落的，可以表演一套中國功夫。

自認為文章寫得高人一籌的，可以朗朗唸上一段。

自認為彩筆出眾的，更可以高舉畫幅展示……

這是一個當仁不讓，各展自己才華的時代，所以不需要謙讓，不需要自卑，重要的是把自己努力過的成果陳列出來，任人一覽無遺。說不定遇到一個識貨的，便能結為知音。

熱鬧的大街上，繽紛、多采多姿的櫥窗都在爭勝。

一個人的才華、能力、美德也該在明亮的燈光下閃耀，然後具備不同才能的人，也就有了不同的去處。

但千萬不要忘了自己也該發出本質的光。

有了窗子，不但看近處的人車，也要看遠處的山雲，我們的胸襟才會開闊，尤其有時候，我們也不妨關起窗子，享一份別有風味的寧靜和安全。

事實上，所有的憂懼都是多餘的。

每個人都清楚暴風雨來臨的時候必須關緊窗戶。

每個人都清楚物質享受在張牙舞爪的時候必須關緊窗戶。

## 寂靜又熱鬧的森林之夜

林少雯

在荷西的迷人歌聲中，馬尾牽起我的手，教我跳玻利維亞的土風舞。她又高又大又胖，跳起舞來樣子很有趣，跟她比起來，我顯得非常「嬌小」，被她一帶舞，就忙亂得團團轉。她還說我有天分，舞跳得好，真是好心。

十點多了，在叢林中已是深夜，煤油燈下歌舞方休，大家帶著微醺，依依不捨的回房間。

我和妙香一人提著一盞煤油燈，走過高架的長廊，搖搖晃晃的走回自己房間。高架屋的地板，只要有人走過，不但嘎吱嘎吱響，還連帶地板都會晃動，所以相連的一個個房間也都會動，我們盡量小心、小聲的走，輕輕的開門、關門，壓低音量的刷牙、洗臉、洗澡，以免影響別的房間已入睡的房客。

用亞馬遜河涼涼冷冷的水沖澡，把一身的汗溼和黏答沖洗乾淨，真是舒服極了。帶著一身清涼舒適躺在簡陋的粗製木牀上，覺得好幸福哇！

躺在亞馬遜原始森林中一間木屋的木牀上，隔著屋頂上的棕櫚和牆壁上薄薄的木板，外面就是漆黑的、廣大的、無邊的叢林。叢林裡乍聽是如此寂靜，但是當形體靜下來後，再仔細聽，才感覺到寂靜中的熱鬧。

「咕咕」是遠處一棵高樹上傳來的。「唧唧」是左近的矮樹叢中發出的。「啾啾」是屋外的草地上的聲音。「嚕嚕」是屋後水塘裡的叫聲。「叩叩」、「嘻嘻」、「吱吱」……各式各樣的動物和昆蟲的叫聲，從樹梢、樹幹、樹枝到青草、泥土裡、地面上、水塘中全都有，牠們時而鳴叫不停，持續很長時間，時而停停唱唱，又時而靜默無聲。也時而一個高音忽起，一個低音忽落，又時而起而唱，然後只剩一個獨唱，真是有趣又好聽，好像有一位無形的指揮，揮動著棒子，東指指、西點點，或左右一畫的指揮著一個大的合唱團，所以一忽兒提琴，一忽兒豎琴，一忽兒木琴、鋼琴或喇叭此起彼落的響起，又一忽兒有的樂器齊鳴，驚天動地。

黑夜裡的森林，是如此充滿了活動和熱鬧，和白天相差無幾。白天活動的動物歇息了，夜行動物出動覓食、遊戲、串門子、交朋友，忙得不亦樂乎！牠們適於夜行的視覺和聽覺，在黑夜中如魚得水，使牠們在夜間忙碌的過生活，白天則躲起來呼呼大睡。

森林中的夜曲、單音、合音合作無間的鳴叫和演奏著，我和妙香坐在牀上「打坐」練「氣功」，特別感受到原始森林的強大能量，正源源不絕且綿綿密密的包裹著我們，甚至流入我們身體內的每一條氣脈之中。

## 阿媽的菜園

林芳萍

我常常跑到阿媽的菜園裡，去看看她又種了什麼新的菜？

圓圓的包心菜，還是蹲著打瞌睡。高高的蔥，挺直身體在站衛兵。嫩嫩的菠菜剛伸出綠色的小手。老老的空心菜已經黃了幾葉頭髮。香菜的家，現在蓋起了高樓大廈的絲瓜棚。棚下幾條胖絲瓜和瘦絲瓜在比賽吊單槓。一群梳著龐克頭的白蘿蔔，躲在土裡開舞會，吵得鄰居玉蜀黍也不梳一梳毛毛鬚鬚的頭髮，就蒙在綠睡袋裡睡覺。

每一種菜都有自己領土的菜圃。阿媽的菜園就是這些方方長長的菜圃拼起來的俄羅斯方塊！

每天一早，阿媽都會到菜園去。她說菜園是她的「運動場」和「老人樂園」，她要去那裡「做一做運動」和「玩一玩」。中午的時候，我們就吃剛從土裡拔起來的新鮮蔬菜。

每隔一陣子，阿媽還會在菜園裡「燒草」。這是我與弟弟最喜歡的工作。我們先幫阿媽把野草拔起來，堆成一座一座小山，讓太陽把小山曬成金字塔後，就可以準備請阿媽來主持生火慶典了。

阿媽先用幾塊石頭和磚頭蓋成一座小火爐，再放上報紙和樹枝，把點燃的火柴棒丟進去，紙扇子搵一搵，嘩嘩啾啾！報紙開了一朵火熱熱的大紅花！

這朵花愈開愈大，愈開愈大，化成了幾隻火蝴蝶飛到空中。火又熄了。

怎麼會這樣呢？阿媽說報紙容易著火也容易熄滅，只有樹枝燃起來才燒得久。果然，我看樹杖一端有紅紅短短的一截，像E.T.的手指，草一丟進去，就燃燒起來了。

快呀，快！我一把抱起乾枯的雜草，忍受它們像小針一樣地扎著我，想像自己是勇敢的「救火」員，正要運草去搶救一座火山。當火愈來愈大時，我又變成印第安人了。濃濃的煙從草堆裡竄上來，飄到空中。不知道在山上打獵的族人，有沒有收到我求救的訊號？這時候，弟弟抱著一堆草向我走來，噢，我強壯的瑪噶達勇士，果然帶著他剛獵到的鹿皮來拯救我了。

當燒草任務完成時，阿媽就在熱熱的灰燼裡爛幾條地瓜獎賞我和弟弟。她說我們幫她一個大忙呢。

後來有一次，阿媽要到菜園裡拔蘿蔔，我和弟弟又想幫她的忙。

白白的蘿蔔從土裡露出一小張臉，好像在說：「你想看我的真面目嗎？」我兩手抓住它粗粗的葉柄，弟弟抓住我的腰，嘿咻！嘿咻！一起拔蘿蔔！

我們終於成功地、完整地拔起來一條大蘿蔔時，旁邊已經躺了五條身體殘缺的失敗品。我和弟弟看看這堆蘿蔔，又看看阿媽。

## 迷途

黃雅歆

有時候，旅行對我而言，就是一場在迷失中尋找自己的過程。

迷途的經驗對許多人來說，並不陌生，尤其是孩提時期，誰不曾有過迷途的恐慌呢？也許是忙亂裡牽錯了大人的手，也許是左顧右盼因而跟丟了大人的蹤跡。這樣的迷途，總在孩子的嚎啕大哭與大人的驚慌失措裡，聯手演出一場有驚無險的重逢戲後，謝幕收場。

開始旅行以後，我才知道迷途其實是一種寶貴的學習。年輕時，我的旅行起點，是跟著一群朋友興奮的登機，一路飛到舊金山。下了飛機，有人接應，有人招待，我只需負責好好睡覺、好好吃飯，一切都容易極了，所以便興致勃勃的計畫在行程結束後，自己從美西的舊金山飛到美東的華盛頓找朋友。初次出國的自己，因為想著朋友相聚的喜悅，拋卻了膽怯。

單飛的那日清晨，預備返臺的友伴們還在酣睡中。我獨自提著行李走出旅館大門，抬頭看看迷茫的天色，整個舊金山尚未甦醒，難以言喻的孤單突然自四面八方襲來。一個人搭上機場巴士，一路沉默的來到機場。然而，這樣孤單的感覺，比起後來因飛機迫降而來的迷失與混亂，都顯得微不足道了。

飛機迫降在半途的機場時，機艙內頓時陷入一片喧騰的耳語，快速的英語對話裡，聽不出我想要的答案。我跟著下了飛機，進入機場大廳後，同機的乘客瞬間一哄而散。轉眼間，我被淹沒在陌生的機場、陌生的語言，以及來來去去的人群裡。

在毫無防備下，我竟然被丟棄在機場裡，完全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麼走。愣了數分鐘後，我才想起該求助於人。於是，我楚楚可憐的尾隨一對中年夫婦，聽他們與服務人員的對話。我靠近櫃檯努力的聆聽，眉頭緊緊的蹙著。這時，那婦人忽然轉過身來，拍拍我的肩膀，微笑說：「不要擔心，我們陪你。」這句話，讓我彷彿聽見天籟的召喚，那一刻，淚水替代所有的武裝決堤而出。

終於拿到下一個班機的登機證時，我拭乾濡溼的眼角，恢復鎮定，趕緊打電話通知預備接機的朋友。我委屈不已的訴說著驚嚇的遭遇，卻只換來朋友輕描淡寫的一聲：「這是常有的事，只要找航空公司處理就好了。」

放下話筒的瞬間，才驚覺原來自己從來就沒有真正迷途的經驗。想起小時候站在迷失的角落，可以哭著等待大人的認領，但是，現在的迷失，已沒有等待的機會，只能學會冷靜的面對旅行的突發狀況。

從那時開始，我發現那個迷途之後會慌張的自己已經消失。旅行的迷失，使我發覺更多掌握自己的能力，在每一次的旅行中，學會自己面對問題，找尋出口，不再只是手足無措的等待、求援。

## 馬達加斯加，出發！

黃仕傑

這次旅程將踏上馬達加斯加位於非洲東南部，是世界第四大島嶼。這座島嶼四周環海，長期與鄰近大陸隔離，島上的生物因為地理區隔而獨立演化。根據調查，島上的野生動植物將近百分之九十是特有種，所以馬達加斯加也是著名的生物熱點。以變色龍為例，全世界有三分之二的種類在島上，還有超級有名的「環尾狐猴」及「猴麵包樹」等，都是令人魂牽夢縈的珍奇物種。

經過長達十二小時的飛行，輾轉抵達馬達加斯加的首都安塔那那利佛。首都是一個風景秀麗的山城，四季草綠花豔，房屋以紅色為基調，櫛比鱗次的二、三層樓房依山而建，錯落有致。嚮導熱情的迎接我們，他建議我們先換好馬島錢幣（阿里阿里），之後，我們便朝拉努瑪法納國家公園前進。出發之前，我以為這裡的居民都是非洲人種，沿路經過許多村莊和部落，發現居民的衣著、樓房，都有著不同民族的特色。在嚮導的解說下才知道，第一批到達馬達加斯加的居民，竟然是來自東南亞的原住民，非洲大陸的人民是後來才到的，目前馬達加斯加共有十八個種族。

連續兩天以來，開車所見景色都是平坦的草地。「這裡不是有很多生物嗎？如果森林都消失了，那麼生物去哪兒了？」我不斷自問。到了傍晚，眼前開始出現茂密的森林，嚮導告訴我們，已經來到拉努瑪法納國家公園的緩衝區了。隔天我們起了個大早，天還沒亮就出發前往國家公園。抵達公園後，嚮導突然指著前方說：「瞧，樹枝上有隻守宮。」這時，我猛然想起牠就是瀕危物種「撒旦葉尾守宮」，牠有著如枯葉般的扁平大尾巴，眼睛上面又長了一對小角，會偽裝成枯葉或樹皮，使身體輪廓不著痕跡的和枯葉合為一體。牠們是夜行性動物，偽裝成枯葉的外表可用來捕捉獵物，還能騙過掠食者。我們一路觀察，又發現許多稀有物種，令人驚訝連連，內心更期待夜間觀察的來臨。

夜晚，我們沿著道路找尋物種時，發現一隻變色龍停在樹枝末端，再往旁邊的灌木叢望去，又發現好幾隻體型或大或小的變色龍。變色龍是日行性動物，身體會隨著環境或情緒變換不同的體色，天亮後會爬上樹冠頂層覓食，傍晚會往下移動休息。嚮導說牠的動作緩慢如紳士，吐出舌頭覓食時卻快如閃電。我們這一晚看到的變色龍，無論大小都掛在兩公尺以下的樹枝或樹葉上睡覺。突然，我們察覺到樹上有一隻亮晶晶的眼睛在看著我們，竟是只在書上看過的鼠狐猴！生性害羞，體型嬌小的牠正與我們對望，這種只在書本或電視上才能看到的生物，居然出現在眼前，那種感覺真是奇妙呀！看看時間差不多了，嚮導提醒我們該把活動空間與時間還給野生動物，豐富的拉努瑪法納國家公園行程也在此畫下句點。

回想這趟旅程，每天早上到河邊餐廳用餐時，清晨的太陽還沒現身，河流上籠罩一層薄薄的霧氣。在我們品嚐美味的食物與欣賞迷濛的景色時，遠方的森林中傳來大狐猴宣示主權的吶喊聲。那嗚叫聲時而悠揚高亢，時而輕盈如獨奏般，瞬間又如同合唱團的盛大力，當下整個餐廳的人都不禁停下動作，聆聽這最美的自然語言。